

Nero Corleone

黑猫尼诺

【德】海邓艾希/文

【德】布林兹/图

肖索非/译



全球最著名插画家

Quint Buchholz

获得过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插画奖项，如“纽约时报最佳图书”、“德国绘本大奖”、“波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最佳童书奖”、“大山猫奖”、“德国青少年文学奖”、“布拉迪斯国际插画双年展金牌奖”、“托依斯道夫插画奖”。

全球包括米兰·昆德拉等46位不同国籍的著名作家专门为布林兹的画作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猫尼诺/(德)海邓艾希著;(德)布赫兹绘;肖素弟译.

—北京:中国轻工业出版社,2005.2

ISBN 7-5019-4774-0

I. ①黑… II. ①海… ②布… ③肖… III. 儿童文学—故事—德国—现代
IV. I516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08740 号

版权声明

本书中文简体版由 Carl Hanser Verlag 授权, 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。未经著作权人和本社书面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对本书内容进行复制、转载或刊登, 违者必究。

责任编辑: 小石头

责任终审: 劳国强

出 行: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(北京东长安街 6 号, 邮编: 100740)

印 刷: 北京旺鹏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: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2

字 数: 10 千字

书 号: ISBN 7-5019-4774-0/I·007

定 价: 18.00 元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1-2005-1081

读者服务邮购热线电话: 010-65241695 85111729 传真: 85111730

发行电话: 010-85119845 85119925

网址: <http://www.chlip.com.cn>

E-mail: club@chlip.com.cn

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

50084SAX101ZYW

黑猫尼诺

[德] 海邓艾希 / 文

[德] 布赫兹 / 图

肖素弟 / 译



献给雷奥妮



玛多妮娜在这个农庄院子里已经生活很多年了，甚至都没有人知道她到底有几岁了。10岁？12岁？16岁？或许只有8岁？她的头发是淡红色的，正好在中间分缝，十分可爱，而且美丽非凡。玛多妮娜每年要生两胎猫崽，一胎在春季，一胎在秋季。生完之后她就得把猫崽藏起来，否则农民会在他们还没能睁开眼睛，还不能跟着猫妈妈在农院内疾步快走的时候就把他们溺死。有时候小猫实在是太多了，怎么抓都抓不完，农民只好无奈地人叫：“太多了！太多了！”也不溺死他们，而是把他们送给别的农民，让他们生活在其他的农院，剩下的就自己来喂养。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猫：有带黑灰虎纹的公猫帕奥罗，他的牙齿几乎都掉光了；有漂亮的费利克斯，全身浅灰色，很迷人，但他小时候生性鲁莽，好管闲事，所以被鸡啄瞎了一只眼睛；还有红色的梅萨丽娜；贪吃好斗的比夫和巴夫，他们使得整个农院内都不见老鼠的影子。玛多妮娜每年还会生很多孩子，等他们身体强壮，能够独立了，就可以去逮老鼠了。整个农院的老大是那只闷闷不乐的老狗。那群鸡虽然呆头呆脑的，但他们完全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尊严，瞧瞧那只被啄瞎眼睛的漂亮的费利克斯就知道他们不是好惹的，谁要是惹恼了他们，比如说想偷走他们下的鸡蛋，就是这种下场。而在猫群中，自然是由强壮的玛多妮娜说了算。这里的一切都有自己的秩序。

而这种秩序在11月17日的一个星期五发生了变化。

先告诉大家，我们的故事一开始发生在意大利，对德国人来说，13号的星期五是个倒霉的日子，在这天你会丢钱包，或者错过一场恋爱，或者鼻子上长了脓包等等。而对意大利人来说，这个倒霉的日子就是17号的星期五，而11月又是个不幸的月份。而正好是在11月17日的星期五，天公好像发怒了，黑糊糊的，又是打雷，又是下雨的，玛多妮娜却在这一天生小猫了。总共有四只，其中有一只只是黑色的，不过也不是全黑，他的右前爪是白色的，但也就只有这一点是白色的。这是一只公猫，一只在11月17日星期五，在雷电交加的正午12点生的一只黑色公猫。噢，天哪！他们叫他尼诺，尼诺的意思是——黑色。

12月初的一个晚上，农民像往常一样把装满面条、大米、白面包、牛奶和一点点肉的铁碗放在猫儿们面前，然后就见到了这四只小东西，这是他们出生后第一次在农民面前露面。玛多妮娜把他们带来了，还为他们在盘子边占了位置。

“四只，还有一只是黑色的！”农民大叫道。至于接下来那些脏话我就不想再花笔墨描述了。没过几个星期，那两只白灰虎纹的就送给山上的一个朋友了，这个朋友的粮仓里有老鼠，很想要两只身强力壮的年轻猫，这样这两只猫就得开始他们的捕鼠生涯了。农民管那只粉白色、长得和玛多妮娜很像的小猫叫罗泽，罗泽看上去笨手笨脚的，甚至连吃饭时都显得傻乎乎的，所以农民决定让她在她妈

妈身边再呆一阵子（也因此才有了后面的事情）。罗泽长着一双天蓝色的眼睛，不过是斜视眼，而且很严重，人们不知道她到底是在看盘中的食物，还是看天上的云朵。这种奇怪的事农民还从来没见过。农民想抓住那只黑色的小尼诺，可怎么都抓不着，只要农民一向他弯下腰，他就跑了，像闪电那么快，而且跑得无影无踪。

“小坏蛋！”农民喊道：“黑色的小鬼！”但从来没抓着他。农院的其他动物们都屏住呼吸，暗暗祈祷：“但愿一切顺利！”

可就是不顺利。

尼诺凭借他那只白色猫爪很快就征服了一切，而且牢牢地控制住了局面，他那猫爪上可是长着尖刀般锋利的趾甲的，没人惹得起。有一次，他在鸡群面前张开满是利牙的小嘴，向他们恐吓道：“我可以一直在这里吓你们，让你们根本就没时间下蛋。”他竖起长长的白色胡须，拔掉了最勇敢的卡米拉的几根毛，所以愚蠢的鸡们惊恐万分，一声不吭，乖乖地每天都给尼诺一只新鲜的鸡蛋，尼诺在一块石头边把鸡蛋敲开，然后津津有味地喝完。尼诺一边吧嗒吧嗒地吃着，还时不时地发出呼噜声，一边把自己那绿得发亮的圆眼眯成狭窄的缝儿，但没有什么能逃出他的眼睛。当快要吃完的时候，每次都会叫笨笨的罗泽来吃掉剩下的。罗泽总是待在他的附近，保持一定距离，惊骇地坐着，恭顺地等着，直到他叫她去吃。尼诺从来没有忘了



她。照顾笨罗泽似乎是他的唯一优点了，他保护着她，把自己的猎物分给她吃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罗泽要是躺在上面的干草上睡着了，尼诺就会去叫她。他对他的母亲玛多妮娜也有几分尊敬，至少从没在她面前动爪子。

可那只狗在尼诺面前就完全丧失威信了。尼诺花了两天的时间，在一个合适的距离端详着他，打量着他的个头，估计了拴狗链子的长度和能达到的范围，想像了一下他那齙着的牙齿。第二天，便悄悄地走近他，而这只狗甚至都没有听到尼诺来了。直到有一只小小的、白色的爪子轻轻地放在他左眼上的时候，他才从睡意朦胧中惊醒。

“是我。”尼诺说：“你现在就省一点力，别叫了，还是好好想一下，想想只有一只眼睛的人是怎么看东西的。”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老狗继续打着呼噜，用那悠闲的眼光看着这个乌黑的小家伙，可是心里没底儿，因为从来还没有一只猫敢这样对待自己。

“很简单，就是这个意思，”尼诺低声说道：“一只眼睛就没有两只看得多了。你要是对我叫，齙牙咧嘴，或者耍类似的伎俩，比如说，当我在太阳底下打盹的时候把我吵醒，那么我就会这样，”说着便迅速地把爪子移到狗的脸上，正好盖在他眼睛上，搞得狗大叫，“然后你这只眼睛就会不见了，那么正如我所说的，就剩下一只了。我只想简短地说这些，很高兴我们能互相谅解。喵……”说完他就走了。

其他动物也是忍气吞声。公鸡卡米拉叹息道：“玛多妮娜，瞧你生的孩子！”玛多妮娜一边梳理着她那短短的三色皮毛，一边说道：“我作为母亲，当然会同样地爱自己的孩子，而你们也不要什么都忍着。他和我在一起时就不会搞乱。”然后她看了看他（她的孩子尼诺），正好看到他跳上厨房窗台，去吃主人放在那等凉了再吃的香草布丁。玛多妮娜不禁说道：“啊哈，这个小淘气，我觉得也蛮可人的。”

“可人？”鸡群愤怒地咯咯叫：“他敲诈我们，而且蛮横无理！”羊诉苦道：“他跳过我们的背，睡在我们的皮毛里，而且怎么抖都不走，咩——咩——”老驴抱怨道：



“自从他在这里这么一捣鼓之后，我根本无法再思考什么问题了。两周前我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想法，现在却想不起来是什么了，我想，这个想法是关于世界的最深处包含什么东西的。啊，想不起来了，我也无法再让自己精力集中了。”梅萨丽娜吼叫道：“自从他来到了这里，没有人能真正吃饱了，他总是吃得最多。”老猎狗愤怒地说：“我要是见到了这个撒旦，就从中……”他本来想说“从中间咬他”的，可是，这时尼诺像一个黑色小球，突然吼叫着站在了猎狗的面前，因为农民的妻子向他扔了一只拖鞋，于是猎狗假装咳嗽，清了清嗓子，谨慎地修改了一些措辞来结束刚才那句话：“啊，冬天的这个时候我的嗓子眼总是痒痒的。”

就这样过了几个星期，然后到了除夕夜了。在农院上面的山丘上有一个小小的度假别墅，是来自莱茵河畔城市科隆的一对德国夫妇的。他们一年要来好几次，大多数是在早春、夏初和凉爽的秋季，有时候也会在圣诞节或者新年的时候，开着一辆老旧车来这里度假，车内满是装着书的箱子。他们会打开百叶窗通风，冬天的时候，壁炉里会有烟冒出，夏天的时候就在小花园里支起两把绿色的躺椅。总之，冬天坐在壁炉边，夏天躺在躺椅上，看着从德国带来的书。当所有的书都读完之后，两位就又要回德国去了。他们经常和农院的农民打招呼，农民也会回礼，有时候在草坪上遇见的时候，就稍微聊聊天气、政治、足球

明星洛塔尔·马特乌斯，有时候农民从花园里带一些生菜、新鲜的香草，德国夫妇带一瓶莱茵白葡萄酒，玛多妮娜有时候也会在别墅周围转悠，然后就得到一小盘牛奶。

尼诺很快就发现了这一切，他说：“那儿有好玩的。”在除夕早上的时候，百叶窗打开了，半个小时后，就从壁炉里冒出烟来，闻起来是木柴燃烧的味道。尽管如此，窗户还是大敞着。尼诺跳过冬天发黄的草坪，跳上窗台，看看没有人，就跳进了起居室。

他还从来没有在这个起居室呆过，如此清楚地看里面的东西。首先他摸清了可能存在的危险，看看是否有尖嘴巴的鸡，是否有狗，有没有会向他扔拖鞋的人。房间里没有人，除了壁炉内发出细微的火苗声，一切都静悄悄的。隔壁的房间有声响，像是有人在柜子里翻东西，不过在这个大房子内真的有一种美妙的宁静。尼诺自他出生以来，第一次踏上地毯，这是一条软软的、带有小绿边的粉红色地毯。他小心地提起猫爪，俯下身，然后把身子伸得长长的，在地毯的毛线里面哧哧地磨着趾甲，还把一些毛线抓出来了。他很喜欢顺着地毯边刺啦刺啦地一直抓到沙发，这是一张绿色的沙发，沙发上放着粉红色的厚垫子。尼诺用后脚站着，用前爪测试一下：不错、很好，很软，就像那边农院内的干草那么软，而且不会那么刺人。他一个箭步跳上去，转几个身，把自己盘在垫子里。

你想像一下，沙发那么高，而猫是那么小。就像人站

在地面，然后一下子跳上房顶那样，不说房顶，但至少也相当于跳到二楼的阳台。猫可真的很神奇，不仅会跳跃，还有很多其他的本事。比如，他睡觉的时候也能听到声音，哪怕是老鼠的细微声响；在漆黑的夜晚，不用戴眼镜，什么都看得见；走路的时候可以不出任何声音；长着厚厚的、软软的毛皮，不怕太阳晒；他的爪子又柔又软，在尖尖的石头、滚热的石子路、冰冻的田野上跑，一点都不会觉得疼；他那锋利的前爪还会像折刀似的伸缩自如，必要的时候就会猛地伸出来，你自己想像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情景吧；他掉进了泥潭，可十分钟后，看上去又干干净净的，好像刚在浴场沐浴了似的；他能竖着爬上一棵树，然后三两下又跳到地面，什么事都没有；要是高兴的话，就会发出一种无法形容的声音，有点像远处传来的轻轻的雷鸣声，像一辆小载货火车在深夜的时候驶过木桥，又像水壶快要烧开的时候发出的嗡嗡声。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之一，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猫的呼噜声。

尼诺现在就发着这种声音。

他躺在绿色的沙发上，靠着粉色的垫子，打着呼噜，清楚地听见有人从隔壁屋走过来，但他不打算放弃如此伊甸园式的沙发，所以没有跳起来，也没有撒腿跑掉。他对自己很有信心，相信别人会喜欢上他的，这一点在别的地方都已经证实过了。他也很确信，确信自己有躺在这里的权利，就算没有的话也没关系，因为还有爪子，他的爪子

很有威慑力，而且出爪像闪电般敏捷。

透过细细的眼睛缝，尼诺观察着一个金色头发的女人，她正把一摞衣物装进五斗橱的抽屉，拨开脸上的一缕头发，当她再站起来的时候，把一只手放在疼痛的背上。尼诺想：“现在，现在她就要四处看看了，这回千万别动。注意！提高警惕！”

金发女人看到尼诺了，马上觉出他不是那种不友好的猫。她只有农民妻子一半那么胖，蓝色的眼睛，充满惊讶的眼神，看来是对垫子上那个黑色小东西的到来甚感吃惊吧。尼诺突然站起来，准备着让她问“你是谁”。他把自己绿色的眼睛睁得滚圆，盯着女人蓝色的眼睛，张开自己的粉色小嘴，拼命地发出凄惨、动人的“喵喵”声，这种叫声可是他在无聊的下午精心练习过的，效果果然还不错。

“你是谁啊？”金发女人激动地问道，并小心地靠近他。

“哦，亲爱的，”尼诺想：“我是谁啊，我是谁啊，你不是都看到了吗，我是一只黑色的公猫。”然后他充满信心地把自己的头伸向她。

女人跪在沙发前，抚摸着它。

“你可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家伙，”她说道：“你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？”

“我是从窗户飞进来的，”尼诺一边把黑色的小头紧贴着女人的手臂、手心，一边大声地叫着。



“你饿了吗？”女人问道，然后站起来。

“是是是！”尼诺叫着，的确饿了。不过他无论何时都很有胃口。此时他也明白了：他已经抓住这个女人的心了。

女人走进厨房，尼诺马上从沙发上跳下来，小跑着跟在她的后面，蹭着她的腿，再叫了一声，他是如此的激动。女人打开冰箱，取了一个小罐子出来，把一些牛奶倒进盘子，再加一点温水，然后用食指搅拌：“这样就不会凉着你的小肚子了。”

“小肚子？我呸！”尼诺想：“你以为我的肚子小吗？噢，现在赶快把这只可恶的盘子放下来！”他用后腿站着，